

小河丁丁作品中的幻想逻辑

钱淑英

在浙江儿童文学青年作家队伍中,小河丁丁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多产作家,主要创作短篇童话和小说。2015年,他在《儿童文学》《少年文艺》《儿童时代》《读友》等刊物上发表了十多篇作品(《松鼠拜年》《消失的鱼鳞》《槐花宴》《怪雾》《左手套和右手套》等),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中篇小说《西湖边的一家人》《大森林的时钟》以及长篇小说《水獭男孩》等作品,值得关注。

童年和故乡是小河丁丁创作儿童文学的主要源泉。他往往通过回忆性的视角,挖掘埋藏于日常生活中的童年奇景、民俗风情以及与之相关的内心情感,读来觉得鲜活、生动,极富吸引力和感染力。作家特别喜欢用幻想去编织心中的那个奇异世界,在一场场想象之旅中,表达对自然、社会以及自我的认知与感受,能够引发读者的阅读共鸣。

小河丁丁以孩童般的天真想象,在作品中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幻想世界,这个世界对读者而言,也是充满魅力的。我喜欢《松鼠拜年》《撑架姑娘》《袖套师傅》这样类似于童话的作品,它们很好地将民间故事和民俗风情相结合,在自然、流畅的叙事进程中融入作者的情感内涵与伦理价值观,其中所包含的民间文化意蕴令人回味。也喜欢《消失的鱼鳞》《槐花宴》《月儿圆圆粽子香》等小说,这些作品呈现出了与安房直子童话极为相似的意境,同时又拥有浓郁的本土化特质。

也因为如此,很多时候,我们很难清楚地认定,小河丁丁的哪些作品属于童话,哪一些又属于小说。当然,我们无须用文体的概念去束缚一个作家的幻想力和创造力。我们所要讨论的重点是,不论是童话,还是带有幻想色彩的小说,都需要借助文本自身的幻想逻辑,为读者提供进入作品的心理通道,由此来获取读者的阅读信任。

无论是童话,还是幻想小说,对于幻想世界的构建,创作时都应抱以谨慎的态度。最近我们在编2015儿童文学年选本的时候,发现很多作家过于随意地运用幻想元素。有的作品构思很好,很有创意,但是中间的幻想元素安插得突兀、不自然,

难以与故事形成完整的情节结构,从而影响整个作品的艺术质量(比如《搬家灯笼》《满堂和气》《吃梯子的小刺猬》《流浪人剧场》等)。顾抒的《布若坐上公交车走了》、黄春华的《爷爷站在河岸上》则是这方面的佳作,让人印象深刻。两位作者根据主人公的心理发展线索在小说中融入幻想元素,将其与人物的内心世界自然妥帖地融合在一起,使作品迸发出打动人的情感力量。

我们可以发现,小河丁丁作品中的幻想意象、场景或情节,不论展开的程度如何,大都与现实生活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。作家基本上能够在文本内部创建属于自身的幻想逻辑,带领读者顺畅地进入故事中去。这种幻想逻辑,有时来源于民间故事的文化想象,比如《撑架姑娘》;有时是孩童时代孤独自我的心理想象,比如《水獭男孩》;有时是对逝去的美好事物的情感想象,比如《槐花宴》。这些由内心深处衍生而来的幻想元素,是作家摆脱现实逻辑束缚的一种有效方式,它们可以帮助作家从有限的、重复性的童年经验里突围出来,为写作带来更多的创造性与可能性。

不过,小河丁丁在幻想元素的运用上也存在一些问题。有时,幻想世界的出现显得有些突然,缺少必要的交代,比如《神秘的笑声》中会笑的鱼骨头,《老四的宝藏》中小狗保存的会记录诺言的骨头。而有的作品中,幻想元素的显现则显得不那么必要,比如《水獭男孩》,作品最后部分出现的水獭男孩似乎只是主人公表达自我的工具,缺少角色自身的艺术生命力。

总体而言,小河丁丁的作品已经呈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准,但作者在幻想逻辑设定上的不够纯熟、完善,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其作品的审美接受效果。在我看来,这可能是小河丁丁在未来创作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探索的问题,也是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界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。

作者简介:

钱淑英,女,文学博士,浙江师范大学副教授,著有《雅努斯的面孔:魔幻与儿童文学》。